



热闹的新年

石柱县黄鹤镇小学校四年级1班 徐绶好
指导老师:余美德 傅廷学

腊月二十九晚上,我就把新衣服叠在床头,听见爸爸在卫生间洗手,水龙头发出很响的哗啦声。我醒了三次,每次都伸手摸一摸那滑溜溜的面料。天刚蒙蒙亮,我再也躺不住了——被窝太烫,新衣太痒,年的味道已经从门缝钻进来了。

大年初一的早上,我飞快地刷牙洗脸,吃了一碗热气腾腾的小面。吃完早饭,妈妈带我去买烟花,我一路蹦蹦跳跳。货架上的烟花琳琅满目,加特林太长,孔雀开屏太花哨。我的目光最终黏在那盒“金丝雨”上——包装上画着金色的瀑布,奶奶说过,她年轻时最爱看烟花像雨一样落下来。

中午,家里摆满了丰盛的团圆饭:白切鸡鲜嫩多汁,清蒸鱼冒着热气,色泽红亮的红烧肉肥而不腻,酥肉咬一口咔嚓作响。满屋子的香味馋得我直咽口水。看着奶奶脸上慈祥的笑容,我偷偷在桌下晃着腿,数着碗里奶奶夹给我的酥肉。

我们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。妈妈起身先给奶奶斟满饮料,笑着说:“妈,祝您身体健康!”接着又给我倒上我爱喝的果汁,手一抖,几滴溅在桌布上。轮到我送祝福了,我连忙站起来,故意把杯子举得高高的:“祝奶奶皱纹越来越少——”我顿了顿,瞥见那几滴果汁,“不对,皱纹不能少,那是笑出来的!祝妈妈永远像今天这样给我倒果汁,别倒洒了!”我故意瞄向桌面,妈妈笑着拍我手背。

爸爸端起白酒杯,手背上留着没洗干净的机油印,我抢在他喝之前喊:“祝爸爸今年别再把白酒当成白开水喝!”他愣了一下,然后突然用那只油手揉了揉我的头。奶奶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

夜幕降临,我抱出那盒金丝雨,却发现引线潮了——下午不小心碰翻了窗台上的水杯。我急得直跺脚,奶奶却从兜里掏出个打火机:“来,奶奶给你烘烘。慢些,好东西都经得起等。”她佝偻着背,火星子一明一灭,舔着她鼻梁上的皱纹。那根引线终于嘶嘶地响了。一道金光直冲云霄,紧接着“砰”地炸开。金丝雨绽放的瞬间,奶奶突然抓紧了我的手。那些火星子慢吞吞地往下坠,像奶奶纳鞋底时漏下的、没舍得扔的金线头,烫穿了粗布棉袄似的夜空。我转头看她,她没看天,正看着我笑,眼睛里的光比烟花还亮。我也笑了,任由她把我的手攥得更紧些。

烟花灭了,空气里有淡淡的硫磺味,混着桌上没撤完的酥肉香。我舔了舔嘴角,那里还留着果汁的甜——妈妈倒酒的那几滴,其实溅到了我手背上,黏糊糊的,到现在还没洗。我舔了舔手背上黏糊糊的印子,忽然想起床头那件新衣服。年不在新衣里,在这些想洗又舍不得洗掉的印子上。

夔门音

重庆师范大学附属凤鸣山中学初三年级1班 黄一苒
指导老师:龚榆俊

记得八年前有幸到过夔门,是乘船时好奇观望的模样,是孩童遥指山峰时的满心骄傲,是望见“朝辞白帝彩云间”的期盼。可惜那天的风大,水太猛,吹走了那时的稚嫩,洗刷掉那时的记忆。于是再到夔门时,我不再攥着10元纸币等待与两山的合影,而是在仰望间感到与历史的共鸣。

船上能感到震动的船体,听着江水被船身划开的轰鸣,仿佛那白岩山与赤甲山也在缓缓生长。江水拍打在山壁,像是在叩响山体的心跳;山壁的纹理在时间的锤击中变得纵横交错,像是在书写历史的记忆;山体上披着不知名的草木,像是在倾诉自然的气魄。风很大,就连李白的吟诵都吹来了,“两岸猿声啼不住,轻舟已过万重山”;水很猛,但连刘备的轻咳与叹息都盖不住,也留下了后来“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”的千古憾事。豪迈与遗憾交织成网,网出夔门的两种不同声音。

一叶小舟,一袭白衣,江风猎猎,吹散了李白的白发;一座小屋,一阵轻咳,竹影摇红,照亮了刘备的苍颜。他们一个似风般洒脱,一个似山般沉稳;一个灵魂化作不散的酒香,永荡在夔门;一个精神化作屹立的史诗,永留在夔门。这时我恍然间意识到,夔门竟是包容下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。

夕阳融金,将半壁江山染透,江流似化作一条赤龙低声嘶吼,山体殷红到仿佛渗出了血,耳畔间仿佛听见了无数纤夫沉重的号子,他们的身影在高耸的山壁下如蚂蚁那般微小,却又似岩缝中扎根的粗藤那般坚毅。他们拉动的不仅是笨重的船体,更是为生活奔命的酸甜苦辣。但夔门同样聆听了他们的号子并刻在心里。原来夔门不仅有千古名人对历史的叩问,也有平民百姓对生计的渴求。便是这江水劈开的两山,竟包容下如此多的声音。

船已靠岸,夔门在红光的映照中变成剪影,可风仍呼啸,江水仍拍打乱石,似永不停息般,将一代又一代人的经历融进历史的脉搏。听,那是千百万人的心声,是千百万人的骄傲、遗憾、无奈……夔门太大,大到我的呼喊也被它吞进肚里,夔门音太多,多到每一种都化作心脏的跳动。

投稿二维码



活动咨询



沟通微信号
写作实验室

投稿通道:
请关注“写作实验室
CQCB”公众号

主持记者:
李凌,微信号:cqcb_xzsys

巷记四时

重庆巴蜀科学城中学校高一年级5班 田知让
指导老师:李欣

烟雨迷蒙,再次踏进这条老巷,已是小学毕业的三年后。青砖黛瓦,那些岁月留下的痕迹、浸透砖缝的人间烟火,如同一幅古朴的画卷,缓缓展开在我眼前。巷子不算深,古铜色的光影里,似乎装满了一年四季。

春日的巷子,是朦胧的。石板路泛着幽光,墙角的青苔看上去软软茸茸的。梧桐的枝头还是光秃秃的,可细看,能寻得刚抽新芽的绿和米粒大小的苞。雨后的空气里,混着泥土的气味。猫儿在树下趴着,沐浴着暖融融的日光,长尾巴一摇一摇的。卖花的老婆婆,固定地守在巷口,一架老花镜,一张矮凳,时而传来闷闷的吆喝声,时而响起妇人们的闲聊声,今天土豆多少钱、哪家超市又打折。春日的温情,不张扬、静谧,给人无限期盼。

夏日的巷子,蝉是“主理人”,热情、泼辣,像是要用自己的大嗓门把整个夏日喊醒。梧桐叶舒展开来,在阳光下泛着绿光,葱葱郁郁。太阳费劲地从叶缝中挤进,投下密密的光斑。古树枝丫疯长,纵横着它的脉络。老爷爷们坐在树下的台阶上,享受着从某个豁口跑进的微风,那风引得满树“哗啦啦”响。某些日子的傍晚,天空染成了如石榴花般饱满的红,门市升起炊烟,讲牌声、攀谈声、切开西瓜的“咔嚓”声。夏日是慷慨的,这长巷里,聚拢来是烟火,推开来是人间。

秋日的巷子,带着它独特的魅力。枫树的叶子一日比一日红,“看万山红遍,层林尽染”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——虽然这“林”只是巷子两侧十几株枫树。黄昏时分,在老巷漫步,影子被拉长,脚步与清脆的落叶轻轻碰撞,好似时光悄然驻足。夕阳染红天际,糖炒栗子,在铁锅里翻滚,发出“沙沙”声,与糖山楂的酸香交织。这是有温度的秋日,灿烂又静默。

冬,我看不到北方那壮丽的“苍山负雪,明烛天南”,看不到明净的“窗含西岭千秋雪”,也看不到夸张浪漫的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,这里的冬天只有雨。而相比阎选笔下“无昼无夜,滴滴霏霏”的秋雨,我更爱这绵绵的冬雨。黑瓦里的枯草在雨丝里微颤,落了叶子的老梧桐上,冷亮的雨滴从树梢“嗒”地一声砸下,打在石板上,绽开一朵极小的水花。雨水悄无声息地汇成细流,蜿蜒着,向远处淌去。

巷子格外空旷,偶尔有一两个行人,打着伞匆匆走去。不见了卖烤红薯的大爷,老巷收起了一切颜色与声响,素净得近乎悲伤。没有春草的蓬勃,没有夏荫的清凉,没有秋叶的缤纷。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”,门市的大人们唠叨着,让孩子添衣保暖,小朋友们被裹成一个粽子。时而,白茫茫的热气在空中摊开,飞向高处。

朝生暮死的蜉蝣,于浩瀚光阴中渺小的我们,在这浩瀚光阴里,是何其渺小。可这短暂的一瞬,又如此珍贵。我心中的大街小巷,是无尽的温情与美好。雨还在下,细细的、密密的。这牛毛细雨,将我,与老巷,连在了一起。

芙蓉花开

九龙坡区彩云湖小学四年级14班 程瑞淇



深秋的“蜜糖仪式”

南岸区弹子石小学六年级7班 冯懿轩
指导老师:冯钰华

金黄的柚皮裹着蜜蜡般的纹理,棕褐色斑点如秋阳吻过的雀斑。这只沉甸甸的柚子躺在掌心,活像揣着蜜糖的小刺猬,让人忍不住想轻轻戳一戳那柔软的“小肚脐”——而我们的“深秋蜜糖仪式”,正要在教室后方拉开帷幕。

小汪突然蹲身,指尖轻点柚子顶端的“小肚脐”：“这里最薄！”小阳会心一笑,四指并拢成小钻头,朝着薄皮旋进。随着“噗”的轻响,指尖触到果肉屏障的刹那,两人突然发力,脸涨得通红如晚霞,脚尖后蹬,如春蚕破茧般用力。额角汗珠在阳光下闪着碎钻光,指节因用力泛白,指腹却仍温柔如初。

周围的同学踮着脚凑过来,有的捂着嘴笑,有的小声喊“加油”,连窗边的绿萝叶都跟着晃了晃,好奇地瞅着这场有趣的“攻坚战”。剥去最后一层薄纱般的内皮时,两人动作轻柔如拆礼物。指腹轻轻抚过那些棕色的小斑点,仿佛在为柚子姑娘拭去秋霜。当晶莹的果肉完全显露时,清甜的柚香如潮水般涌出,瞬间溢满了整个教室。我凑近深深吸了口气,那香气里藏着阳光的温度、露水的清冽,还有一丝蜂蜜的甜,连空气都变成了蜜糖色的漩涡。

我们围成圈分享这秋日的馈赠,果肉在齿间迸开时,凉丝丝的甜意顺着舌尖漫开,像咬碎了整个秋天。小汪突然指着柚皮笑说:“看!这像不像月亮船?”小阳立刻接话:“那我们要乘着它去摘星星吗?”引得大家笑作一团,连柚香都跟着颤动起来。

原来课堂不止在课本里!一颗柚子,让我们尝到了比果肉更甜的一一是一伙伴间配合的默契,是专注时眼里闪着的光。这堂“蜜糖课”教会我:校园里的小美好从不是现成的,得像剥柚子那样,用耐心剥开外皮,用巧劲找到“小肚脐”,才能尝到最甜的那口。

